

影宋本尚書正義

五

512  
1109  
5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禹稱至名篇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正義曰禹

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



陶謀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

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臯陶曰

吁如何問所以孜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子乘四載隨山

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

也既且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既稷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既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

鼈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

下由此臯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疏帝曰

汝昌言正義曰臯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

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

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

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

車輜標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

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



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埋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十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洫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

者謂徒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  
無魚鹽徒山林木從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  
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  
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  
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  
已之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禹曰都帝  
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人惟動不應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禹曰都至曰俞正  
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  
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  
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  
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  
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  
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

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  
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  
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  
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正  
義曰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  
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  
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  
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  
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禹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

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

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

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

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

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欽四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

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

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

以刑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

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

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

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

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

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  
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摠勅之敬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 傳言  
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

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  
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  
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  
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  
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  
異 傳布力至為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  
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  
汝羣臣當為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  
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  
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  
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  
旗 正義曰相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  
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

在星下摠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  
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  
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  
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  
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為  
常不言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  
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  
服有鷩冕鷩則雞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  
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  
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公華  
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  
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  
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  
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  
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  
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  
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  
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  
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  
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  
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  
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  
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  
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  
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  
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  
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  
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壘龍勺雞彝鳥彝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  
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  
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  
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  
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  
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  
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  
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  
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  
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  
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己相背謂刺繡為己字  
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  
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  
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  
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  
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  
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  
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  
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  
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  
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辰取其  
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  
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  
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  
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  
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絺讀為蕭蕭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  
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  
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也周禮  
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為虎也此經  
所云凡十二章日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  
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紼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  
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  
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  
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  
龍於山登山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  
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  
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以紵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  
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  
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  
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  
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紵繡之義摠  
為消怙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但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  
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  
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  
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  
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  
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  
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  
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  
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  
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  
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  
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  
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  
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  
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  
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  
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  
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有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  
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  
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怒其政乖此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  
於人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  
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  
以利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  
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  
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  
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  
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  
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  
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  
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  
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  
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  
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為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  
近至察之正義曰罔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勅之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過謂過輕者也可以明善惡也  
也答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可以明善惡也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  
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  
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  
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  
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  
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  
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  
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  
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  
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  
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實射則無文若天子  
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  
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  
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  
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  
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  
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  
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  
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  
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  
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  
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  
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  
臣過必小故捷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舉丹朱堯子傲

虐是作罔晝夜頌頌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

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

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各迪有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唯三苗頑凶

不得就官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蹈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

**疏**

禹曰至惟叙

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

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

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恒為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故娶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

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迤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

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

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  
 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也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為國君故今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  
 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  
 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  
 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  
 傲戲而為虐也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  
 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  
 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  
 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  
 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  
 惡性習惡事也鄭立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  
 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  
 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  
 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  
 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  
 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  
 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  
 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  
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  
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立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  
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為昏者絲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  
絲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  
而聞啓位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  
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  
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俗洪  
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  
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  
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  
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  
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  
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立云輔五服  
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  
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辨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方**

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故方四方禹五服既成皋陶敬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疏** 皋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

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

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美之 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 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

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

**夔曰夔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曼擊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章為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推先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明球弦

鐘簫各自互見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

相率而舞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 簫見細器之

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 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 也衆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疏 夔曰至允 諧 正義

曰臯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 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夔擊祝鳴球玉之磬擊搏拊 鼓琴瑟以誦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 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

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敵吹笙擊鍾以次 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蹠蹠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

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

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

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

為成功所致也 傳夏擊至明之 正義曰夏擊 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敵祝敵之

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

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

夏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未夏

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

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夔郭璞云祝如漆桶

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今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

鈕錡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斲者其名也是言擊祝

之椎名為止夏敵之木名為斲夏即櫟也漢禮器

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

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啟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啟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啟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啟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啟也言堂下堂上合

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敬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敬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踰踰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踰踰然亦是舞也禮云凡形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踰踰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籥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籥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籥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踰踰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治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

帝庸作歌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

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皐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

職屢省乃成欽哉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

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續賡

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

之

利

戒羣臣自今以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  
 往勸其職事哉疏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  
 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  
 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阜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  
 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勸其職事  
 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勸終之哉乃續載  
 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  
 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  
 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  
 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  
 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勸其職事  
 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  
 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學

校

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  
 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  
 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  
 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傳三  
 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  
 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  
 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  
 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  
 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  
 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  
 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  
 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  
 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

公

用

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  
 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  
 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  
 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  
 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  
 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  
 重戒也庶事萬事為一同而文變耳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正義卷第五

